

玉环岛上的护鸟人

苏沧桑



二

听着他低沉的声音和清脆的鸟鸣一唱一和，如同他们已然一起融入了大自然恢弘的交响乐中，并且彼此听得懂对方的语言，或歌声。

他说，等稻谷割了，草割了，鸟最喜欢这时节了，大雁、天鹅也来，鸿雁、豆雁也来，有6只被称为“鸟中大熊猫”的黑鹇连续来了7年。如果鸟的数量很多，他会请求进行投料喂食，不能把它们饿跑了。

黑腹滨鹬是他的微信头像，相机和望远镜仿佛是长在他身上的器官，45度角仰望是他的标配姿态，此时的他在我眼里，就像是一个“鸟儿保姆”。他每天会整理上报鸟类情况，也会提出建议，比如清淤、疏通河道、营造环境、保证食物链。这个个子不高、平时话很少的人，提起建议来滔滔不绝，甚至很执拗很急切。本来，他只是单纯做观鸟记录的“观鸟人”。如今，他还要做野生鸟类疫源疫病监测报告、鸟类研究、迁徙候鸟保护、候鸟栖息地管护并参与鸟类环志、全球鸟类同步调查，为生态环境建设出谋划策，他已然成了“护鸟人”。

走进玉环湾湿地这片广袤的空间，无尽的苍茫伴随着时时的惊喜。先民围海造田，近10年来玉环人持续开展退渔还湖、退塘还湿、疏浚清淤、水岸修复、生态绿化等一系列生态修复工作，使这里变成了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相互交融、具有独特美质的生态空间。一个又一个春天，陈严雪一个人一次又一次呆呆地、长久地遥望着几千只反嘴鹈在蓝色天幕下如海浪般翻滚、起伏、翱翔，和它们在一起，他从不孤独。他也深知，在湿地深处，在玉环岛的无

忆敦煌

徐君陶

的。我对她提到的这一点信息很感兴趣，便走近了仔细观察。的确，画面上的线条就像画在生宣纸上一样，有水墨渗化的效果，线条十分流畅。高明的画师为了保留线条的韵味，采用了淡彩法，观音的身上几乎没有上色，而是利用黄土的色彩代替了肤色。经过时间的打磨，那肤色显得更加地饱满滋润。

从敦煌回来，我全身心地投入了创作。我画的是一位少女，画面上舍弃了以往的明暗法，突出了线条的表现力，这是一次线条的创新。画刚画好，潘洁兹先生来到我的画室做客。潘老的艺术风格深受敦煌壁画影响。我请他指教，他对画中的人物很满意，只是觉得背景单薄了一些。潘老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想解决的问题。我想起了敦煌二五四号洞窟的壁画背景，丰富耐看。那背景有一些是画工画的，有一些是岁月画的，有的已经斑驳，

有的已经脱落，脱落后就露出了底层的色彩，那是朱砂、赭石、深黑、浅黑、灰黑、枯黑等。那些色彩之间不是渐变而是断裂，黑色与黑色之间有的相差上百年，有的甚至已经相隔了上千年的时光，所以给人的感觉特别厚重苍茫。

为了在这幅画上追求这种效果，我特意做了一块丝网板，在底色上再加印一版丝网印，于是就出现了断裂斑驳的效果，画面也变得更加厚重了。因为加强了背景，人物也显得更加冰清玉洁。这幅画后来被命名为《金梦》。从此，我的人物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1990年，我应乌鲁木齐市文联的邀请参加了丝绸之路的考察。我先到了南疆，在喀什参观完以后，坐上了一辆去喀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大巴。到达那里时，正是帕米尔高原收获的季节，当地的姑娘们一边唱着

数个角落，有无数和他一样的年轻人，正在做着有意思且有意义的事。

三

跟随陈严雪的脚步走进漩门湾湿地一望无际的稻田时，一群白鹭在我身后腾空而起，我想起纪录片里看到的另一些鸟类。

西伯利亚的100万只阿穆尔隼为了猎食，会一起跨越14个国家、两块大陆、一个大洋，最后到达印度东面一个偏远山谷歇脚。生存对于它们，意味着每年飞行2.5万公里。落叶林里，雄性雀鹰从不休息，小小的身躯穿梭在森林中，每天要捕捉多达10只猎物……

人类视线之外，每一只鸟都在拼尽全力地活着。人类已渐渐懂得，善待它们就是善待自己。陈严雪说，留在漩门湾湿地不走的候鸟越来越多了，纯色山鸫莺、白头鹗等十几种候鸟已不再迁徙，成了“留鸟”。

孤悬于东海的玉环岛，曾长期处于交通末端。从台州、温州、闽南或更远的远方迁徙而来的玉环岛先民，在这里留了下来。祖祖辈辈玉环人开山筑塘，围海造田，硬是创造出8000万立方米淡水域、10多万亩发展空间以及大片工业和民宅用地。如今，乐清湾跨海大桥、高速国道建成，温玉高铁启动建设，结束了玉环无国道、无高铁、无高速的历史。

近年来，我如候鸟般在杭州和玉环之间频繁“迁徙”，也认识了越来越多年轻的玉环人，包括一些来自外地的新玉环人。

穿过立春后深夜的冷雨，85后小潘带我走进她的工作室。

多年前，传媒专业毕业的她误打误撞来到玉环工作，迷上了玉环岛独特的气质，迷上了当地人勤劳豪爽热情幽默的性格，从此留了下来。她和小伙伴们，以年轻人独特的审美，用新颖的镜头表达，记录和呈现着玉环的日新月异和动人故事，拍摄了《红帆护渔》等视频作品。

镜头对于她而言，不仅是工具，更是她认识世界和新朋友的媒介。出现在她镜头里的那些玉环年轻人，常让她眼含热泪。比如阳光义务救援队的陈炫耀，他是救援分支里的水上力量，曾在台风中激流逆行，开启绝地救援；曾是一名军人的徐南亮，从一线工人起步，成长为高新技术公司骨干；还有专业知识丰富的民警姜义晨，在广场上向市民普及防诈骗知识；以及那些大学毕业选择回到家乡种植蔬果的“新农人”……

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留了下来，因为玉环独特的一方水土、优厚的人才政策，也因为激情和梦想，更因为这片土地上古老传统和崭新活力的交织。这些年轻人以梦想为羽翅，向着更光亮处飞翔。

雨水时节，站在漩门湾湿地观光农业园一望无际的农田里，一群又一群白鹭在我身后腾空而起，我想起苏轼的一句诗“万家游赏上春台，十里神仙迷海岛”。我深吸了一口气——玉环岛雨水的味道里有植物蓬勃的清香，又仿佛有淡淡的稻香，稻香里有淡淡的海腥味，是我熟悉的味道、睽违30多年的故乡味道、丰收的味道。我想，也许有一天，我也会留下来，像那些“留鸟”一样。

图①、图②分别为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的黑脸琵鹭、翠鸟。

图③为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风光。图片均由玉环市委宣传部提供 制图：赵德汝

暖心的礼物

李荣华

每逢佳节来临，江苏邳州新河镇不少人都要到敬老院来看望慰问老人。张海丰来时，敬老院里格外热闹。在这里生活多年的张大爷说：“海丰来了，我们才像过节呢！”老人们早已经把张海丰当成自己的亲人，盼望他早点来。张海丰一到，老人们便拉住他的手不放，与他唠个没完。

张海丰是新河镇供电所职工。1998年底，张海丰从部队退伍回到家乡。当时，江苏正在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工程，需要能吃苦耐劳的年轻人参加农村电网建设。老村长知道张海丰在部队里表现优秀，还光荣入了党，便问他是否愿意当一名农电工：“愿意！”从此，新河镇的农村电网改造施工现场，多了一个脏活累活抢着干的年轻人。张海丰出色地完成了供电所安排的每一项工作任务，更给打过交道的群众留下了好印象。张海丰说，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，无论在哪里，都要做到让群众满意才行。

2002年春节前夕，张海丰到新河镇敬老院抄电表。那天，敬老院里的赵老太不知是一时眼花，还是思亲心切，竟然认错了人，误认为张海丰是她的亲戚。赵老太一把拉住张海丰的手，口中念叨着张海丰从没听说过的名字，就这样与他拉起了家常。

那一刻，张海丰完全愣住了，他没料到敬老院里的老人这般渴望亲人探望。他当即决定“将错就错”，装作是老人的亲戚，还说了善意的“谎言”：“我得匆忙，特意为您买的几样礼物都忘在单位了。等我干完活，就回单位去取，再给您送过来。”

张海丰说到做到。刚走出敬老院，他便来到附近一家商店，买了满满一大袋水果和点心。返回敬老院后，将东西先送给赵老太，再一一分给其他老人。

张海丰一直忘不了老人们收到礼物时惊喜的神色。从此逢年过节，他必到敬老院来看望老人。他将老人们当作自家长辈一样。张海丰只是一名普通职工，收入并不高，平时给自己添一件新衣服，都是再三斟酌，最后往往还舍不得。但他为敬老院里老人花钱却很大方，经常是根据老人们需要，缺啥买啥。

因为张海丰，新河镇敬老院还多了一项“便利”：从来不用打电力报修电话。因为张海丰经常来，许多电力问题都及时得到了解决。2005年夏天，出现了罕见的高温天气，当时农村电网条件有限，跳闸故障时有发生。一天夜里，张海丰刚处理完一桩跳闸故障，已11点多了，他猛然想起最近因工作繁忙，已有一个多星期没去敬老院。今夜全镇电压不稳定，敬老院里会不会出现停电故障呢？想到这里，他立刻调转自行车头，向敬老院方向奔去。

到了敬老院门口一看，果然，里面一片漆黑。好几位老人热得睡不着觉，正在花园里纳凉呢。

“你们怎么不给我打电话？”张海丰焦急地问道。“我们知道你现在一定很忙。但忙完后肯定会来的。我与老陈打赌呢。”孙伯伯笑着说道。

老人们见张海丰来了，都笑呵呵地迎上来。他们心疼张海丰工作辛苦，忙到深夜又到敬老院来，劝他多注意休息。

“这点事算什么！”张海丰迅速打亮手电筒，熟练地检修起来。

恢复供电后，老人们都回房间休息了，院子里只剩下张海丰一人。他没有立刻离去，而是拿起老人刚用过的扇子，在老人躺过的藤椅上躺了下来。这时，他耳畔满是夏日的虫鸣声，眼前一片繁星闪烁。就这样，张海丰不知不觉睡着了，他居然在敬老院的露天花园里睡了一夜。这一夜，他睡得很踏实。

关于敬老院的事，多年来张海丰一直守口如瓶，从没跟任何人说过。直到3年前，敬老院给供电所送来一封感谢信：“尊敬的邳州新河镇供电所领导，感谢你所职工张海丰，16年来，每逢春节、中秋等节日都到我们敬老院来看望老人，慰问老人，累计送来了大米、面粉千余斤，还自费给我们买东西，花了上万元，我们敬老院的老人们十分感动，特此感谢。”

这一天，张海丰在集市上逛，看中一支拐杖——敬老院的汤爷爷，今年85岁了，身体不错，就是走路有点跛脚。张海丰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总想着给老人换个更好使的新拐杖。他比量了一下眼前这根拐杖，正合适汤爷爷的身高，便毫不犹豫买了下来。

张海丰又来到了敬老院。他拿出新拐杖，送给汤爷爷。老人抚摸着新拐杖，眼眶湿润了。

按照惯例，每次张海丰到敬老院来与老人们一起过节时，总要合影留念，按照高矮站成两排，拍一张“全家福”。这一次拍照时，汤爷爷执意要调整位置站到前排的显眼地方，而且，一定要拿着那支新拐杖。

大地